

东方文化丛书

郭在贻敦煌学论集

著者 / 郭在贻



K103
J182/5

东方文化丛书

郭在贻敦煌学论集

著者 / 郭在贻



江西人民出版社

55749

(赣)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郭在贻敦煌学论集

作 者: 郭在贻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经 销: 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江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40千

版 次: 1993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定 价: 11.00元

ISBN 7-210-01122-6/G·72

邮政编码: 330002 电报挂号: 3652 电话: 331044

总 序

一部人类的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前进。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国家不论大小，民族存在不论久暂，都或多或少，或前或后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类文化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全世界已经不存在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民族和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文化交流则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现时，我们不能否认，流行今天世界的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百年中创造并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已经产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仍需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化中有益的部分，以发展和创造出一种更高形态的社会文化。

欧美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历史学家，比如英国的汤因比，从研究全部人类历史中发现，一种文化或者文明都有一个发生、发展、演变、衰退的过程。他们把过去的人类文化或者文明，分成了许多独立的个体。有的个体，比如美洲的玛雅文化，今天已经荡若云烟，不再存在了。有的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发展得如日中天。

一种文化或者文明，怎样才能继续发展，继续前进，继续洋溢着生气勃勃的活力呢？关键除了内因以外，外因也起重要的作用，外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文化交流。哪一种文化或者文明，如果在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以后，就自我欣赏，自我感觉良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这表示，它已经失掉了生命的活力，注定要衰微或者消亡了。这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基本历史事实。

此外，根据我们的观察，在五花八门、纷然杂呈的众多的文化或文明中，显然有文化圈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在某一个比较广阔的地区内，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或者文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影响了周围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积之既久，就形成了这样的文化圈。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从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圈，在非常辽阔的地区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圈内的国家产生了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影响。这影响不是单方向的，圈内的国家间有着文化交流，圈与圈之间也有文化交流，总起来看，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渗透的过程。

这样四大文化圈，又约略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一个是西方文化体系，指的是从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一个是闪族、印度和中国的东方文化体系。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这两大文化体系表现出来的情况仍然是互相学习、互相渗透，交光互影，独立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是在最大的宏观的基础上的文化交流，而且这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哪一个文化体系也不是自一开始就占据着或者永远占据着关键地位、主导地位、支配地位、垄断地位。

在今天的世界上，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那样，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体系。我们东方国家——在这里，“东方”既有地理含义，也有政治含义，即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国也包含在内，近几百年以来就是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寻求真理。到了

今天，世界上西方以外的哪一个国家不向西方学习？哪一个国家没有受西方文化影响？专就中国而论，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文学艺术，甚至我们的风俗习惯和我们的思想意识，无不打上了西方的印记。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不向西方学习，则无法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无法推动社会前进。这个学习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不但今天学习，明天仍然要学习，决不能稍稍放松。

但是，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我们的头脑也必须清醒，我们的眼光也必须放远。我们必须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以人类全部历史和整个地球为背景，来观察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样才能看出两大文化体系相对消长、互相学习的关系。最近几百年来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只代表最近几百年的发展。前于此者，情况有所不同，后于此者，情况也将会有所不同。只有放眼观宇宙，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西方文化，了解东方文化，了解中国文化。我们才能在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情况下，准确地给西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给东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确定我们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准确地预见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

我们这一套《东方文化》丛书，顾名思义，就是想给读者以有关东方文化的知识，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叫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东方文化中占什么地位？东方文化当前的作用是什么？衡以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发展前景如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全国人民关心文化问题，是合乎规律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这几个问题，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答案。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文化问题其中也包括东方文化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车载斗量，目迷五色，花团锦簇。我们想在这一面锦上再添上几朵鲜花，共庆升平。对目前注意东方文化很不够的情况，我们想加以矫正或者平衡。因为

是丛书，作者很多，探讨的方面也很多，观点就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认为，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编委会对此概不干预。每个人的观点由作者自己负责。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文章达到一定高度的学术水平，材料又翔实可靠，我们就收入丛书中。我们希望真正能做到百家争鸣，而只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信念，也是我们的行动方针。

季羨林

周一良

庞朴

东方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季羨林	周一良	庞 朴
副 主 编	熊向东	刘国藏	林学勤
执行副主编	林学勤		
编 委	(依姓氏笔划为序)		
	方 鸣	乐黛云	刘国藏
	李 铮	严绍溟	陈 融
	季羨林	周一良	庞 朴
	林学勤	钱文忠	唐建福
	熊向东	魏常海	
常 务 编 辑	唐建福		
装 帧 设 计	陶雪华		
本 书 责 编	陈世象		

目 录

唐代白话诗释词·····	1
王梵志诗校释拾补·····	10
《王梵志诗校辑》误校示例·····	18
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汇校·····	26
敦煌变文校勘拾遗·····	111
敦煌变文校勘拾遗续补·····	118
原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校记·····	128
关于敦煌变文整理校勘中的几个问题·····	137
读新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157
《敦煌变文集新书》校议·····	166
变文校勘与俗字研究·····	198
敦煌变文释词·····	219
敦煌变文词语校释·····	234
唐代俗语词杂释·····	256
唐诗与俗语词·····	263
俗语词研究与古籍整理·····	283
编后记·····	297

唐代白话诗释词

这里所说的唐代白话诗，包括收在《全唐诗》中的寒山诗、拾得诗以及收在《敦煌掇琐》和《全唐诗外编》中的王梵志诗及不明作者的五言白话诗（按外编系节抄自掇琐。又：这两书中的五言白话诗，据考证实即王梵志诗）。这些诗中保存了数量不少的唐代口语词汇，是研究汉语词汇史的极可宝贵的材料。但是要对这些俗语词作出解释，是极不容易的，因为这些词既不见于高文典册，又未收进字典辞书，它们就像千古哑谜，等着我们去猜。“猜测”的办法不外乎两条：一是审辨字形。这些白话诗中使用了大量的俗别字和音近替代字，单从字面上看，往往莫名其妙，但是在找出它们所代表的本字和正字之后，便能涣然冰释。二是比类综合。即是把同一类型的语言材料搜集排列在一起，然后加以比较和推勘，这样也往往能够有所发现。下面所要解释的十个词，便是笔者对这一工作的初步而粗浅的尝试。疏谬之处，敬请指正。

蛆媧 《全唐诗外编·五言白话诗》：“家中渐渐贫。良由

慵懒妇。长头爱床坐。饱吃没娑肚。频年勤生儿。不肯收家具。饮酒五夫敌。不解缝衫袴。事当好衣裳。得便走出去。不要男为伴。心里恒攀慕。东家能涩舌。西家好合□。两家既不和。角眼相蛆_点媾。别觅好时对。趁却莫交往。”（354—355页。标点照旧，又“住”字原作住，今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5期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一文改）

按：“蛆_点媾”一词不见于各种字典辞书，其义亦殊费解。考郭朋《坛经对勘》（齐鲁书社，1981年）45页，惠昕本：“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疽_点妒心，骄慢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同是这一段话，契嵩本作：“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_点妒心，骄慢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人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坛经对勘》46页）又《坛经对勘》49页惠昕本云：“疽_点妒心，恶毒心”，50页契嵩本作：“嫉_点妒心，恶毒心。”两本对勘，可证“疽_点妒心”即是“嫉_点妒心”，“疽_点妒”即是“嫉_点妒”。

再来看“疽_点妒”和“蛆_点媾”的关系：疽、蛆并从且得声，例得通用（《广韵》平声鱼韵“七余切”小韵内，收有疽和蛆，可见二字声、韵全同）。媾是妒的俗别字，《增订碑别字》卷4去声七遇韵内：“媾，妒也。”媾的右偏旁看，《康熙字典》引《正字通》之说，谓为昏字之讹；而昏字，《康熙字典》引《广韵》，谓“亦书作舌”。由此可证，舌即是舌，媾即是媾，媾是妒的俗写，则媾也即是妒的俗写。

根据上述论证，可以得出如下公式：蛆_点媾 = 疽_点妒 = 嫉_点妒。

回头再来看上引唐人白话诗：“两家既不和，角眼相蛆_点媾。”此蛆_点媾正可以解作嫉_点妒（“角眼”是斜视的意思，参看张永言先生《词义琐记》，《中国语文》1982年第1期）。再

从协韵来看：释媼为妒，正好与上下文的肚、具、袴、去、慕、住等字相协，均为遇摄字。

又：《敦煌掇琐》三〇《五言白话诗》：“惣在粪屎中，不解相蛆媼。”此蛆媼也分明是嫉妒之意，意谓“大家同处在秽浊的环境之中，还谈得上谁嫉妒谁？”按：赵和平、邓文宽两同志在《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中注云：“蛆，《掇琐》作蛆，意同。媼，音括，面丑也。”此注非是。第一，照这样解释，原诗无法讲通。第二，音媼为括，则原诗失韵，原诗以数、淤、户、住、语、媼、具、处、去、土、墓等字相协，媼字以外的字均属遇摄，则媼字也应该属遇摄，赵、邓两同志读媼为括，则属山摄，显与遇摄不协。

又考《集韵》平声鱼韵“千余切”小韵内：“阻，媼也。”（同一小韵内又收有疽和蛆）《广雅·释言》：“媼，媼也。”（按媼是妒的俗体）阻或媼当即疽妒、蛆媼之疽、蛆的本字，疽妒、蛆媼均为同义连文，疽和蛆如果读以本字，都是妒义。

蛆媼 《全唐诗外编·王梵志诗》：“寻常勤念善。昼夜受书经。心里无蛆媼。何愁仏（佛）不成。”又：“相交莫嫉妒。相劝莫蛆媼。一日无常去。王前罢手行。”（75页）

按：“蛆媼”一词费解。考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胆佞：千余反，谓胆妒也。下奴定反，谄媚也。”（丛书集成成本1册，43页。又，慧琳《一切经音义》卷17《大集月藏分经》第2卷内亦收有“胆佞”一词，所释略同。）意思是说：胆有嫉妒义，佞有谄媚义。今谓蛆媼即是胆佞（蛆是胆的俗字，见《广韵》平声鱼韵胆字注语，媼、佞双声，且同属梗摄）。其义谓嫉妒和谄媚（作嫉妒解的蛆字，其本字当为阻或媼，说见上文“蛆媼”条）。盖嫉妒和谄媚，在佛家看来乃是妨碍人们修炼成佛的一种恶习邪念，如《坛经》云：“世人心

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嫉妒，谗佞侵害，自开众生知见。”（《坛经对勘》108页）但是如能破除这种恶习邪念，则成佛也就不难，故梵志诗云：“心里无蛆摩，何愁佻（佛）不成。”又“相交莫嫉妒，相劝莫蛆摩”句的蛆摩，似应视为偏义复词——意思偏在摩（佞）字上，意谓相交莫要嫉妒，相劝莫要谄佞。

涇涇 《敦煌掇瑣》三一《五言白话诗》：“愚人痴涇涇，锥刺（刺）不转动。身着好衣裳，有钱不解用……”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注云：“涇：按字意，谓水直流也。疑此处用来形容其痴难改，不易回转。”按：此注未为惬当，以“水直流”形容人之愚痴，殊觉不类。今谓涇涇当读为恠恠，乃恠实兑，而恠实之义与愚痴之义是相通的，用今天的话说，犹言“死心眼儿”。《广雅·释训》：“恠恠，诚也。”王念孙疏证：“《论语·泰伯篇》：‘恠恠而不信’，包咸注云：‘恠恠，恠也。’《大戴礼·王言篇》云：‘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恠女懂妇空空’，空与恠通。《论语·子罕篇》：‘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亦谓鄙夫以诚心来问也。故《释文》云：‘空空’，郑或作‘恠恠’。”（丛书集成本《广雅疏证》，680页）又《庄子·人间世》：“且德厚信砅，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释文》引梁·简文帝注：“砅，恠实兑。”按砅亦当读为恠。今谓涇作恠实解，亦犹空、砅、恠之比，考其语源，均得义于空声。

时对 《全唐诗外编·五言白话诗》：“家中渐渐贫。良由慵懒妇。长头爱床坐。饱吃没婆肚。频年勤生儿。不肯收家具。饮酒五夫敌。不解缝衫袴。事当好衣裳。得便走出去。不要男为伴。心里恒攀慕。东家能湿舌。西家好哈口。两家既不和。角眼相蛆媾。别觅好时对。趁却莫交往。”（354—355页）

按：“时对”一词费解。今谓时字当读为特，唐代时、特

二字通用，如元稹《连昌宫词》：“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头许燃烛。”日本享和三年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官版的韦庄《又玄集》，特字作时（参看《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四版337页）。又杜甫《奉赠李八丈判官曠》：“我丈时英特，宗枝神尧后。”时字一本作特（《全唐诗》2382页，中华书局，1960年）。此均时、特通用之证。（按：时属禅母三等之韵，特属定母德韵，按照古音章系归端之例，时、特实系双声，从韵部看，之、德是阴入对转。）而特有配偶之义，《诗·邶风·柏舟》“汎彼柏舟，在彼河侧。鬢彼两髦，实维我特。”毛传：“特，匹也。”匹就是配偶。对字亦有匹对义（此乃常训），“时对”同义连文，意思就是配偶。“别觅好时对，趁却莫交住”，上句是说另找一个好对象，下句是说赶走原来的慵懒妇。“趁”是赶、逐义，见《敦煌变文字义通释》4版112页“趁”字条。

波吒 拾得诗：“死后受波吒，更莫称冤屈。”（《全唐诗》9104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按：“波吒”一词，单就其字面是无法看出它的意思的，任二北先生在《敦煌曲初探》中谓波吒“有危害意”（见该书364页），未为的解。今考“波吒”本为地狱之名，《法苑珠林》卷11引《三法度论经》云：“……三名阿吒吒地狱，由唇动不得，唯舌得动，故作此声。四名阿波波地狱，由舌不得动，唯唇得动，故作此声。”（四部丛刊本，124页）“波吒”当即“波波吒吒”之略语（台湾编《中文大辞典》亦主此说），又因地狱必与苦痛、灾难、折磨相关联，故“波吒”引申之又有苦痛、灾难、折磨之义。试看下列例句：

不须目下骋伶俐，波吒总在无常后。（敦煌曲校录，155页）
 为他男女受波吒，争似随时谋嫁遣。（同上，152页）

波吒——自家当。（无常经讲经文，敦煌变文集，660页）
放舍阿娘生净土，莫交业道受波吒。（目连缘起，同上，709页）

如来遣我看慈母，阿鼻地狱救波吒。（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同上，730页）

何时出离波吒苦，岂敢承圣重作人。（同上，736页）

那堪闻此波（波）吒苦，其心楚痛镇悬悬。（同上，736页）

用苦痛、灾难、折磨之义解释上引例句中的“波吒”，文从字顺，略无疑滞。

解𡗗 王梵志诗：“负债早还却，门前无谊竟。怨怨来相𡗗，何时解𡗗竟。”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云：“𡗗，斯六〇三二同，似应释为‘𡗗字。”项楚云：

“‘解𡗗’应作‘解释’，《后汉书·章帝纪》：‘朕惟巡狩之制，以宣声教，考同遐迩，解释怨结也。’用法与此处相同。《敦煌变文集》761页《地狱变文》：‘受苦恨无解𡗗路’，‘解𡗗’也应作‘解释’。”（《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98页）

按：项楚同志谓解𡗗应作解释，缺乏校勘上的依据，又引《后汉书·章帝纪》之文以为助证，不免牵合比附之病。赵、邓两同志释𡗗为𡗗，视项说为优。玄应《一切经音义》卷14：“𡗗解：他狄反，谓除也。”按“𡗗解”即“解𡗗”之倒文。但“解𡗗”又是什么意思？仍有待分说。今谓“解𡗗”即是“解摘”，《康熙字典》摘字下云：“或作𡗗”，《集韵》入声廿三锡韵内，摘字或从𡗗作𡗗，是摘、𡗗为异体字。“解摘”是唐宋俗语词，有脱离、解脱、摆脱、投弃诸义，如《敦煌变文集·地狱变文》“受苦恨无解摘路”（摘是摘的俗写，变文中扌、木两偏旁多混用不别），此“解摘（摘）”即有解脱、摆脱之义，上引王梵志诗“何时解𡗗（𡗗、摘）竟”之“解

摘”，亦应作解脱、摆脱讲。意谓何时才能从怨仇的包围之中解脱出来。又考中华书局版《太平广记》3651页“猯”条（出《玉堂闲话》）：“……猎人求嘉者不获，则便射其雌，雌若中箭，则解摘其子，撻去复来，抱其母身，去离不获，乃母子俱毙。”文中的“解摘”与撻字相呼应，撻有投弃义，《庄子·胠篋》：“撻玉毁珠”，崔骈注云：“犹投弃之也。”又《玉篇》手部：“撻，投也，弃也。”则“解摘”可训为投弃，今语犹言赶开。这段文章意思是说：雌猯中箭之后，则将其子从身边赶开，以免同罹于难，而其子不肯，“撻去复来”，于是“去离不获，乃母子俱毙”。

膊撻 《全唐诗外编·五言白话诗》：“世间日月明。皎皎照众生。贵者乘车马。贱者膊撻行。”（356页）

按：撻字难识，“膊撻”亦费解。今考《敦煌掇琐》七六《开蒙要训》有云：“谷洞峻壑。崖崩岸倒。烧燃柴薪。撻携负抱。搆架椽柱。伏櫪樛梁。搏扉蚩吻。雀相簷廊。”其中簷字注音为闾，据此可知簷即是簷，撻是詹的俗写无疑，由此又可知撻携即是詹携，意谓肩詹手提。回头再来看膊撻的撻，毫无疑义正是詹字。至于膊字，考《广雅·释亲》云：“膀、胛、肱，肋也。”王念孙疏证：“肱字或作膊，……膊之言辅也，两肩谓之膊。”（丛书集成本《广雅疏证》，770—771页）总上论证，可知膊就是肩膀，撻就是詹，（今简化作担），膊撻就是用肩膀詹。《法苑珠林》卷29引《如出生菩提心经》云：“若头若膊常担戴”，可资参证。）“贵者乘车马，贱者膊詹行”，意谓贱者以肩担物而行，适与贵者之乘车马形成鲜明对照。

懈贺 《敦煌掇琐》三〇《五言白话诗》：“努力勤心种，多留与后人。新人食甘果，懈贺种花人。”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云：“花：即花。伯三七二四、

斯六〇三二皆作花。”按：赵、邓两同志校苾作花，是矣。但于“惭贺”二字无说，今谓“惭贺”即“惭荷”（贺、荷通用，习见于敦煌文书），乃感谢之意，在唐宋俗语词中，惭愧、惭谢、惭荷、媿荷、媿戴、惭、愧，这些词都有感谢之意（详参《敦煌变文字义通释》4版122页），“惭荷种花人”，即是感谢种花人。

椅、罍 《全唐诗外编·王梵志诗》：“亲家会宾客。在席有尊卑。诸人未下筋。（引者按：《敦煌掇琐》亦作筋，当为筋字形近之讹。）不得在前椅。一本作罍。”（71页）

按：诗中椅字并非桌椅之椅。考《敦煌掇琐》一〇三《字宝碎金》：“筋搯夹音饥又翻”。筋就是今北方话之所谓筷子，“搯夹”指以筋取物的动作，“音饥”则是搯字的注音。搯、翻可能都是后起字，本应作敲，《说文》三下支部：“敲，持去也，从支，奇声。”《敦煌掇琐》一〇四《俗务要名林》：“敲，以筋（引者按：“当为筋”）取物也。”《广韵》平声五支韵“居宜切”小韵内收敲字，云：“箸（引者按：箸，筋异体字）取物也。”回头来看“诸人未下筋，不得在前椅”的椅字，正应看做敲的音近借字，二句意谓在酒席之上，别人还没有动筷子，自己不好先去夹菜吃。

佉 《全唐诗外编·五言诗》：“夫妇生五男。并有一双女。儿大须娶妻。女大须嫁处。户役差耕来。弃抛我夫妇。妻即无婚被。夫体无辉袴。父母俱八十。儿年五十五。当头抱妻儿。不勤养父母。浑家少粮食。寻常空饿肚。男女一处生。却似饿狼虎。粗饭众厨浪。美味当房佉。努眼看尊亲。只觅乳食处。少年生平又。老头自受苦。”（358页）

按：诗中“佉”字，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注云：“伯三七二四作‘弃’，二者意同。”所谓“二者意同”，这个“意”指的什么？考“弃”本是“弃”的